

禹贡 石考

禹贡

YUGONG JIESHI KAO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禹石真相

徐景江 郭云鹰 编著

范泽沛题

禹

贡

YUGONG JIESHI KAO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禹石真相

徐景江 郭云鹰 编著

石考

老作序题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常 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禹贡碣石考/徐景江,郭云鹰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4221-0

I. ①禹… II. ①徐…②郭… III. ①山—研究—无棣县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098 号



禹贡碣石考

YUGONG JIESHIKAO

徐景江 郭云鹰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插页:3

字数:365 千字

ISBN 978-7-01-014221-0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顾 问：安作璋

封面题字：安作璋

《禹贡碣石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邱延博

副主任：杨景朋 赵吉义 马云忠

著 者：徐景江 郭云鹰

顾 问：朱亚非 于长銮 刘玉文

监 制：张荣强 杨炳申

无棣县旅游开发指挥部

滨州汇泰园林开发（碣石山风景区）有限公司



2001年9月15日，安作璋教授在碣石山复名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碣石山碑



碣石山景



安作璋教授为无棣碣石山复名题词



刻有“谓碣石也”古残碑



碣石山秦刻石



无棣碣石文化宣传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

自左至右：

前排：朱洪东、杨景朋、刘玉文、于长奎、邱延博、杨宝珩、郭云鹰、关莉莉、王景军、赵吉义、徐景江、徐沛琦

中排：张永军、闫梦彬、刘震、马云忠、张海鹰、王勇智、杨炳申、杜秀峰、任连炬、王忠民、周立新

后排：陈宁、张荣强、支建忠、许长春、李兴、贺慧、沈立静、杨健、李玉涛、王玮莉、苏银东、王文华

目 录

绪 论	1
《尚书·禹贡》	12
一、《禹贡》碣石	15
《禹贡》碣石 远古航标	15
《禹贡》碣石 历史名山	17
二、碣石疑案	20
碣石错注 始自文颖	21
碣石沧海 谬于酈氏	24
碣石遗址 去岸五百	27
昌黎碣石 无奈选择	37
碣石消亡 误于胡渭	40
碣石地望 古今多少	60
碣石又争 起于谭老	65
谭其骧与《碣石考》	66
朱永嘉说《碣石考》	68
“文革”后的“碣石”研究论著与“碣石”观点	72

三、碣石释疑	100
禹疏九河 至于碣石	100
顾氏断言 马谷即碣石	102
清儒著书 渐从顾氏说	127
恩绂著论 碣石辨正本	141
《禹贡》碣石 一名为一地	158
秦皇汉武 巡游碣石	165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	172
组诗“艳”辞 披露至碣石时间	173
组诗“四章” 记录之东征历程	187
帝王墨客 吟咏碣石	196
四、碣石复名	205
盛世复名 历史重光	205
毛泽东《浪淘沙》发表前后的无棣碣石研究	206
谭其骧《碣石考》发表与“文革”后的无棣碣石研究	206
无棣碣石研究会成立后的专题研究	207
无棣碣石复名新闻发布会的召开	209
大山镇更名为碣石山镇	214
《禹贡碣石山》的编纂	215
碣石开发 传承文化	217
附一：《禹贡》碣石古今记载与研究复名大事记	218
附二：无棣碣石研究诗文（选编）	237
参考文献	371

绪 论

碣石何在？一桩遗留千古的疑案。

碣石，许慎《说文解字》：“碣，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史记·夏本纪》[集解]孔安国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唐律疏议》引《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即从官位的高低规定，大者为碑，小者为碣，碣当为圆形之石。

碣石之名 始见于《禹贡》

“碣石”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是有关“碣石”最早的记载，即碣石地望为渤海西南岸九河入海处、河之入海口的海畔山、标志山。

历史上，秦皇、汉武等帝王均巡游过碣石；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吟诵出千古名篇《观沧海》，使碣石名扬天下；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词句，更引起了人们对“碣石”的无限向往和不断探寻。

秦汉之前，碣石地望人人皆知。《史记》、《汉书》记事翔实、史料可靠，不仅引录了《禹贡》中包括“碣石”在内的全部内容，也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巡游碣石的史实。然汉末以后，由于沧海桑田变迁，加之受地理认知水平所限，以致学者们对碣石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争论不休。

碣石地望 一误于文颖

文颖，字叔良，汉末魏初南阳人，任过荆州从事，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秦置）。……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辽西郡（秦置）。……橐（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地理志》明确记载，骊城有“大揭石山”，橐县有“揭石水”，分属相邻两县、两郡。文颖为《汉书》作注，于《汉武帝纪》“元封元年……（武帝）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注曰：“（碣石）在辽西橐县，橐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不知所据何典？

文颖“碣石在橐县”之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对后代的地理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后汉至隋，学者不断附会、曲成文颖之误，并据橐县的属并、县名的变更，有碣石在橐县、临渝、肥如、卢龙之说。更有甚者，在转录、转载及注释《汉书》时，干脆直接将“大揭石山”改为“大碣石山”、“揭石”改为“碣石”，篡改《汉书》原文，从而篡写了“碣石”的历史。

碣石沦海 再误于酈氏

酈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三言碣石沦于海，有其故、有其时、有其证、有其状”，是文颖说“此石著海旁”、西晋郭璞说在“临渝南水中”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使得碣石地望更加模糊不定。

宋代，《禹贡》研究名家辈出，并刊行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禹贡学”论著，如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集解》、毛晃《禹贡指南》等几十部。“禹贡学”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地图学的长足进步，包括以《禹贡》为题材的历史地理图和对《禹贡》的专门注疏。宋儒“博引众说，断为己意，阐释发挥，多有新思”，为维护文颖“碣石在橐县”、“此石著海旁”，酈道元“碣石沦于海”之说，曲护“河道自在章武，碣石尽在橐县”的脱节之失，尽情想象，在九河与碣石

之间，臆造出一条长达 500 里的“逆河”来，以补其阙。

金、元之后，学者们按文颖在辽西綦县所说探寻碣石，在海旁求之不得、水中求之又不得的情况下，遂向北求之，于西汉綦县、昌黎城北寻觅到海拔 695 米的仙人台，认定就是“碣石山”（也有人以为仙人台上之巨石天桥柱即碣石）。如《明一统志》记“碣石在昌黎县北二十里”。自此，昌黎仙人台始改名“碣石山”，进入史书记载，渐成主流。其实，这只是随意拉来的替身，实属无奈之举。此前的学者，为何没有发现这座山？此后包括胡渭、杨守敬等大学者，又为何不认同？原因很简单，此山既不是海畔山，也不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之文。

碣石消亡 继误于胡渭

胡渭（1633—1714），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撰《禹贡锥指》20 卷，附图 47 幅。

胡渭是文颖“碣石在綦县”、酈道元“碣石沦于海”的忠实拥护者，程大昌的追随者。文颖错注碣石在辽西綦县，胡渭不指责文颖篡改之错，反而认为颖说长于固，批评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有谬误，在右北平郡骊成记的是“大碣石”、辽西郡綦县记的是“碣石水”，怎么不是“碣石”？

为维护文颖、酈道元之说，曲成“河道自在章武，碣石尽在綦县”、“今其地无山以应之”的种种抵牾，以广 200 里“逆河”补河海水流脱节之失，认为“勃海者，逆河之变也”，臆造出“古无渤海”的谬论，说禹时没有渤海。何时才有的渤海呢？是在春秋前，逆河为海所渐，才成为海，至战国时始有“勃海”之名。他还在《禹贡锥指》中说：“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数月，始得其故。”“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为逆河，其东则海，无所谓勃海也。”又以“土山戴石”解释碣石颓陷消亡之由，来销千古碣石疑案，并做了五大段自欺欺人的自问自答。

针对胡渭“碣石消亡”之说，清乾隆进士、礼部尚书杜堉以《九河》诗予以尖锐批判：

禹迹茫茫问九河，海滨碣石未销磨。

汉家分土名犹在，宋氏传经说竟讹。

自昔洪流归渤海，岂容别派混滹沱。

岛夷尚识来时路，万丈潮头奈尔何？

碣石纷争持续到民国时期，193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碣石山”条目中，依据史书记载，归纳列举出了“碣石”地望的8种不同观点，并对个别论点进行了批驳。《辞典》中在“马谷山”、“碣石”等条目中，均列有“无棣马谷山即碣石说”。

碣石又争 缘起于谭老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1934年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

1954年夏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联想起魏武帝曹操著名诗篇《观沧海》，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1957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后，又引起了人们对“碣石”的向往和探觅。当时英文版《毛泽东诗词》注释“碣石”采用了“沧海说”，毛泽东在审阅书稿时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一些学者们也有反对意见。1975年1月，《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审定小组组长、诗人袁水拍，亲自带人到昌黎、秦皇岛一带对“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做过实地考察。

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了谭其骧教授《碣石考》一文，该文以充分的论据，批驳了肇始于公元6世纪北魏郦道元、为清代胡渭和杨守敬所倡导，并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碣石沧海说”。指出：历史时期的碣石山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之中”，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

谭老文中最后说：“这是我对碣石问题所作初步探索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多多予以指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应该对碣石山前的平陆和海域，作一番科学的细致的实地调查考察工作。”

后来，即1998年，谭老的两位学生持卫星航拍图，顺渤海沿岸寻访碣石，自山海关一路寻至无棣，见到几百里沿海只有无棣这唯一的一座山，非常激动，让鲁北化工集团的人员专门请去了熟悉当地历史的于长奎先生，谈了县志中对此山即古碣石的记载。两人离棣时，还与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郭云鹰同志进行了短暂交谈，也说出了当时谭老的“无奈”与“遗憾”，谭老推断碣石应在黄河故道、九河入海处，也就是天津以南的范围内，但遗憾的是未能实地考察过，我们见到这座山，也算了却谭老的遗憾，可以告慰谭老了。郭、于两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碣石考》的发表，引发了一系列“碣石”大争论。东北师范大学冯君实教授在《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发表了《“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提出“北戴河金山嘴小碣石之说”；中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在《文史哲》（1979年第6期）发表了《碣石考辨》，认为：“《山海经》的碣石之山在黄河支流上源”，“《禹贡》中有两个碣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在常山，‘夹右碣石，入于河’是在冀州、古黄河入海口，即无棣马谷山”，“‘秦汉碣石’应在今北戴河金山嘴附近，后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又在别处。”上海师范大学王育民教授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发表了《碣石新辨》，质疑“冯君实、黄盛璋的‘金山嘴说’”，主张“秦汉碣石为昌黎碣石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起钎教授在《江海学刊》（1984年第5期）发表了《碣石考》，提出“《禹贡》碣石，当是乐亭南面海中之石”，“古代几个帝王登临的碣石，则是今昌黎县北的碣石山”的观点。

此后，学术界、地方史志爱好者的一些论著不断问世，又涌现了一些新的“碣石”观点，产生了“《禹贡》碣石、《山海经》碣石山、秦汉碣石”之分，出现了“‘碣石’一名二地说、两名二地或多地说、非山非石非门之碣石地域说”等。目前，排除碣石“沦于海”、“没于陆”说，还有“山东无棣碣石说、辽宁绥中姜女石说，河北昌黎碣石山说、秦皇岛北戴河金山嘴说、唐山说，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至辽宁绥中县石碑地、西南至金山嘴一个碣石地域说”等等，至今争论不休。

碣石，是山，是石，还是指一地域？也成了各地研究者乃至学术界学者争论的焦点。此争论，实际上是碣石所在地之争，而厘清了“碣石”之本义，对确定其位置十分重要。

碣石正名 功归于顾氏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被称作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界三大家。

顾炎武自顺治十四年（1657）来山东，至康熙十六年（1677）离开山东，约有20年之久，其足迹几乎遍及山东各地。他除了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外，还十分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这是他超越前代和当代一些书斋学者之处。在山东期间，他广泛结交海右、山左名士，参与修订了《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等方志。清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山东考古录》；康熙元年（1662）十月，完成全国性地理总志《肇域志》。《肇域志》辑成后，顾炎武年已花甲，自感无力对全书修订杀青。康熙十二年（1673），修订《德州志》、参编《山东通志》时，在修志之局，借“郡邑之书颇备”之便，将《肇域志》山东部分厘正成体例统一、考辨精详之《山东肇域记》。《肇域志》只能讲是初稿，而《山东肇域记》则是进行综合、删订、编纂、厘定后的修订稿、写定本，是《肇域志》唯一经顾炎武改定的部分，也是文稿范本。从《肇域志》山东节本到《山东肇域记》成书，不仅有“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质”的飞跃。

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中明确断言：

马谷山，亦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山半有洞，广二丈余，深不可测。刘世伟曰，此即古之碣石也。《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又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传者以为在辽西骊城之地，而酈道元又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夫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以迹而论，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而碣石不当复在他境；以理而论，

禹之治水，行所无事，齐地洿下滨海，以禹之智，不从此入，而反转绕千里之外，乃自北平而入海耶？况地势北高，无行水之道，今自直沽以北，水皆南注，北平地高，则河又奚由而达耶。又云，碣石已去岸五百里，审如是，当在麻姑岛以东，塔山大洋以南，而海道图经，又无此山，则此语尤不足信矣。今此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之上，其为碣石无疑。

《肇域志》、《山东肇域记》虽分别早于胡渭《禹贡锥指》31年和23年，大多数人对《肇域志》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这是因为该书300多年来从未刊布、仅以少量抄本行世之故。

《肇域志》原稿本共有15部分，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去世后，所有存稿被携至北京，由其外甥徐乾学、徐元文保管。到乾隆末年，已佚京师（北直隶）和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许庆宗得到携至杭州，传凡四世。咸丰四年（1854），蒋寅昉曾委托他人据许家所藏稿本抄录40册。后来出现的《肇域志》抄本，大多是从蒋氏抄本转抄而成。《山东肇域记》仅韩应陛“读有用书斋”抄本及陈揆“稽瑞楼”抄本见存，韩氏抄本乃请王雪舫从苏州黄丕烈藏本抄出，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影抄于清咸丰九年（1859）。

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决定将《肇域志》列为整理出版的重点书之一；是年，成立了由谭其骧任组长的《肇域志》点校整理小组；次年又将《山东肇域记》列入整理计划，附于《肇域志》文后。2004年，散失300余年的顾炎武《肇域志》，经沪滇学者20余年通力合作下，终于收集、整理、点校完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四册总计318万余字。该书点校主编：谭其骧、王文楚，点校副主编：朱惠荣，点校者还有：王天良、王颀、李自强、李孝友、李东平、周振鹤、胡菊兴、葛剑雄、杨正泰、郑宝恒等。《肇域志》与《山东肇域记》引征史料广博完备，其数量之多超过之前的《大明一统志》。顾炎武在“自序”中提到，为写此书，孜孜20余年，披阅志书1000余部，以及大量的“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因此，该书蕴含历史资料信息量极大，其中所记录的许多书今天已经佚失，收录在书中的部分志书内容具有极为珍贵的史